

吕
思
勉
文
集

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

吕思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吕
思
勉
文
集

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

吕思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呂著史地通俗讀物四種/呂思勉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

(呂思勉文集)

ISBN 978-7-5325-5477-5

I. 呂... II. 呂... III. ①中國-歷史-通俗讀物②地理-中國-通俗讀物 IV. K209 K9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15780 號

呂思勉文集

呂著史地通俗讀物四種

呂思勉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9.625 插頁4 字數250,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300

ISBN 978-7-5325-5477-5

K·1252 定價:28.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前 言

呂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呂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呂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後，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此後，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閱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各種文史典籍。到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呂先生夙抱大同思想，畢生關注國計民生，學習新文化，吸取新思想，與時俱進，至老彌篤。

呂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〇五年起開始任教，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其後，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其中，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並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

院系調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呂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為歷史學一級教授。呂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模範，終生學而不厭，誨而不倦。

呂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下大量的論著，計有通史兩部：《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呂著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〇年、下冊一九四四年），斷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漢史》（一九四七年）、《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呂著中國近代史》（一九九七年），專著若干種：《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學》（一九三一年）、《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國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學四種》（一九八五年）、《呂著史學與史籍》（二〇〇二年），史學論文、札記及講稿的彙編三部：《呂思勉讀史札記》（包括《燕石札記》、《燕石續札》，一九八二年）、《論學集林》（一九八七年）、《呂思勉遺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他的這些著作，聲名廣播，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在港臺、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和重印本。呂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錄，可惜未能完稿，是為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本書收錄了呂思勉先生所著的史地通俗讀物四種：《蘇秦張儀》、《關岳合傳》、《中國地理大勢》和《三國史話》。

《蘇秦張儀》一九一五年八月由上海中華書局收入“學生叢書”初版，一九二四年四月第六版，一九二八年十月第九版。《關岳合傳》也

是上海中華書局“學生叢書”之一種，一九一六年八月初版，一九二〇年第四版，一九二三年第六版，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版。《中國地理大勢》一九一七年二月由中華書局收入“通俗教育叢書”初版，至一九二八年二月已印行到第七版。這三種史地通俗讀物，都是民國初年呂思勉先生在中華書局任編輯前後撰寫的，同時編撰的還有一本《國恥小史》（上、下冊，中華書局“通俗教育叢書”之一，一九一七年二月初版），現已收入《中國近代史八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八月出版）。此次出版，《蘇秦張儀》和《關岳合傳》都按中華書局的初版本印行，並加以校訂，《中國地理大勢》也按初版本印行，亦加以校訂，第七章的幾個段落有所刪節，原書有地圖七幅，此次沒有收錄。

《三國史話》最初是以單篇的形式發表於上海科學書店出版的《知識與趣味》，自一九三九年創刊號起連續刊登。一九四三年，《三國史話》作為文化社的叢書之一，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發行，至一九四六年印行了第二版。一九四七年，因《現實週報》主持人曹亨聞先生的約稿，呂先生又寫了《司馬懿如何人？》、《司馬氏之興亡》二篇，作為《三國史話之餘》，分別刊於《現實週報》的第一期（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和第二期（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上。《孫吳為什麼要建都南京》原題為《南京為什麼成為六朝朱明的舊都》，刊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正言報》，《晉代豪門鬥富》原刊於一九四七年十月《現實新聞》雙週報第十一期。一九八七年，“呂思勉史學論著編輯組”將此二篇編入《三國史話之餘》，與《三國史話》一起，收入《論學集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但是，不論是《三國史話》，還是《三國史話之餘》，均有不少刪改。二〇〇一年，《三國史話》收入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紀萬有文庫”出版，其中第一至十六篇，係按一九四三年開明書店的初版本重印，而其第十七至二十篇的《三國史話之餘》，則參照《論學集林》版印行，刪節之處未能恢復補正。此次出版，前十六篇仍

按《三國史話》開明書店的初版本印行，並加以校訂。《孫吳為什麼要建都南京》一篇，曾以原題《南京為什麼成為六朝朱明的舊都》收入《呂思勉遺文集》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但頭尾都有刪節，此次都加以恢復。《司馬懿如何人？》、《司馬氏之興亡》和《晉代豪門鬥富》也補上了刪改部分。

以上四種著作均寫於民國年間，此次重新整理，除了訂正原書的一些訛誤、勘誤之外，其他如行文遺句、概念術語，乃至一些議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等，基本未作改動，以保存著作的原貌。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目 錄

蘇 秦 張 儀

第一章	發端	3
第二章	外交與戰國時代	7
第三章	合從連衡	10
第四章	合從前之蘇秦	17
第五章	合從時代之蘇秦	20
第六章	從約解散後之蘇秦	29
第七章	連衡前之張儀	35
第八章	連衡時代及衡約解散後之張儀	40
第九章	合從連衡政策之評論	46
第十章	古代外交學之真相及蘇秦張儀之人物	51

關 岳 合 傳

第一章	英雄與社會	63
第二章	曠世之君臣相與	66
第三章	關壯繆之時代	69
第四章	先主初起時之關壯繆	72
第五章	先主初據徐州及入許都時代之關壯繆	74
第六章	關壯繆與曹操	76

第七章	先主居荊州及赤壁戰時之關壯繆	78
第八章	壯繆守荊州	80
第九章	壯繆之北伐及其成仁	85
第十章	關壯繆之生平	88
第十一章	秦檜	92
第十二章	岳忠武之時代	97
第十三章	岳忠武初出時	101
第十四章	南渡初之岳忠武	105
第十五章	岳忠武之削平內寇及經營襄漢	109
第十六章	岳忠武與僞齊	117
第十七章	和議之成及岳忠武之成仁	121
第十八章	恢復政策之評論及岳忠武之生平	134

中國地理大勢

第一章	總論	147
第二章	本部十八省	148
第三章	黃河流域	151
第四章	長江流域	157
第五章	粵江流域	163
第六章	東三省	168
第七章	蒙古	173
第八章	新疆省	177
第九章	西藏 青海	179
第十章	沿海	183

三 國 史 話

楔子	189
宦官	191

外戚	197
黃巾	203
歷史和文學	209
後漢的地理	211
董卓的擾亂	216
曹操是怎樣強起來的	223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232
袁紹和曹操的戰爭	237
赤壁之戰的真相	245
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	253
替魏武帝辨誣	262
從曹操到司馬懿	269
替魏延辨誣	274
姜維和鍾會	280
孫吳為什麼要建都南京	285
司馬懿如何人	290
司馬氏之興亡	294
晉代豪門鬥富	298

蘇 秦 張 儀

第一章 發 端

後史氏曰：外交之關係於人國，顧不重哉！奧相梅特涅，能以其縱橫捭闔之手段，操縱歐洲之列強，則當梅特涅時代，奧嘗爲諸侯雄，雖以拿破崙一世之雄略，不能害也。及梅特涅卒，奧之聲威，遂陵夷不振，德法二國，迭起而雄長中原，而奧幾夷於魯衛矣。德相俾斯麥，既以其沈謀深計，伐法人而深創之，又出其伐謀伐交之策，離法人使孤立。故當俾斯麥之時，法人懷深怒積怨而不敢報。及俾斯麥退隱，德今皇威廉二世用事，奮其凌厲無前之氣，東開罪於俄，西招忌於英，而南見嫉於意。英、俄、法之交合，意人亦袖手旁觀。而此次歐洲開釁，德遂陷於孤立之地位矣。抑且無俟遠引，吾觀諸中國，近古以降之歷史，蓋一外交失敗之歷史也。夫中國以強盛之國見稱於四夷也，其運訖於唐；五胡雖異族，然久居內地或邊塞，乘八王之亂而崛起，其事實與內亂無殊。而其孱弱不振，常受侮於北狄也，則其事始於宋。自宋以後之歷史，則一外交失敗之歷史也。石敬瑭、李從珂以自相殘賊故，不恤割北邊形勝之地，以求援於契丹，其爲失策，無俟論矣。宋興，席削平海內之餘威，雖當太宗之時，曾再舉事而不得其當，然當是時，精兵宿將，猶有在者。苟能君臣上下，發憤爲雄，固未始不足與契丹敵也，而徒懼於敵人一戰而勝之威，遽思爲屈膝請和之舉。澶淵之役，雖以寇萊公之雄略，猶不免歲輸繒幣，爲城下之盟，而其他更無論矣。自是以後，宋之君臣上下，惟惴惴於敵人之敗盟，乃至以遼人信天故，不恤造爲天書之說以誑之，愚人而適以自愚，亦可謂無具甚矣。天書之說，以遼人

信天，思以是愚之，使不敢敗盟。見《宋史·真宗紀論》。西夏，蕞爾小邦也，婚姻於遼，用以猾夏，宋人熟視之而無如何也。迨仁宗之世，遼夏失和，遼以興師來告，宋人猶坐視其機會之逸去而不能乘，其失策爲何如哉？夫燕雲十六州，中國之地也，中更多故，失陷於遼，爲中國人者，枕戈待旦而思復之，義也。顧其自始即思復之可也，亦既與敵國結盟好、申信誓矣，一旦背百年之舊盟，結敵人朝貢之小邦，爲棄好尋仇之舉，寧得曰義？故約金攻遼之舉，宋人實當全負其責任者也。亦既藉金力以得燕山諸州矣，則金吾與國也，且燕山諸州之克，金主實躬擐甲胄冒矢石以取之，而宋人實無寸功之可紀，則金之於宋，亦可謂無負矣。乃復信佞臣之奸謀，貪疆場之小利，以納敵之亡人。宋、金兵釁之啓，觀其迹，雖若金人之暴橫無道，然語其實，則宋人亦有不能辭其咎者在矣。夫城下之盟，古今所恥，況堂堂中國乎？靖康乙巳之役，宋人之不能甘心，亦何待言。然卧薪嘗膽以圖復讎，可也。敵兵一退，遽弁髦載書，視成言若無物，不可也。乃京城之圍朝解，而命三鎮固守之詔夕出矣，种師道、姚古等且出師以踵金人之後矣。衡以國際條約，國家當負遵守之義務之義，宋人之咎，又安得辭？南渡以後，韓侂胄之圖伐金也。章宗與宋方睦，邊臣有以宋將敗盟告者，皆不之信。使宋之臣，還以宋人備兵告，且杖而流之遠方。俱見《金史·章宗紀》。其信宋人，可謂甚矣。而棄好尋仇之舉，遂不得免。謂其曲非在宋人，又不可得也。自是以降，宋之外交，益奇譌百出，不可究詰。乘金人之敗於蒙古以罷歲幣，則非夫也。宣宗南侵，在宋人誠不得不爲備禦之舉。然及哀宗即位，卑詞厚禮，以求修好，爲宋人者，亦宜念唇齒輔車之誼，鑒約金攻遼之失矣，而孟珙江海之師，又出自陳、蔡，何其與徽宗時之得七空城似也。此猶可說也。而收復三京之師，其冒昧開釁於元，又與其開釁於金者無以異。自有外交以來，豈有善忘若宋人者哉？不特宋也，即遼、金自割據中國以來，其於外交亦頗染宋人之習，而亦即因此以招失敗。蓋嘗論之，金之初起，非必有意於滅遼也。金部落至寡弱，而遼則泱泱大風也。爲金人者，背百年之宗主，

而悍然以與遼開釁，亦既所謂不德而貪，以遇大敵矣。謂其自始即有滅遼之心，吾敢決其斷然無是奢望。金兵之強，遠過於遼。而與元初起時彷彿，觀《宋史·吳璘傳》璘所稱述可知。其所以終不克成大業者，其原因全由於部落之寡弱。女真初起時，兵不滿萬，即其後宗翰、宗弼等侵宋之軍，亦恒不過三四萬耳。《金史·兵志》咨嗟太息於金之征伐不能常用其本部族之人，由於人數之寡少，蓋實錄矣。夫國之強，必由於土廣民衆。淺狹之國，土地觀念甚薄，則民數之衆，尤爲昌盛之惟一原因。以部落寡弱如是之女真，而謂其初起即有滅遼而代之以意，天下斷無是理。遼之亡，全由天祚之失政，而國內因之土崩瓦解耳。蓋遼之所以組織其國家之原素有三：奚、契丹，一也；所屬其他游牧部落，二也；得於中國之燕雲十六州，及招致漢民所立之漢城等，三也。累敗於金，聲威大挫，屬國盡叛，而遼人組織國家之原素去其一矣。耶律淳以漢地自擅，則去其二矣。并其本部族之奚、契丹人，亦起而擁戴梁王稚里，則天祚所有者，且不及三分之一矣，此則安足以自立？使無秦晉梁王之變，以遼之全力禦金，金雖強，豈足畏哉？故遼之亡，非金亡之，實一大遼帝國自分裂破壞耳。然此等內情，金人未必盡知之。故既取黃龍府後，尚沾沾於和議。迨耶律余睹降，盡洩遼內情於金，然後金人起僥倖之心，發偏師以襲天祚，天祚竟毫無抵抗之力，束手就俘，而遼亡矣。故耶律余睹之降，實遼亡之最近原因，而亦其一重大之原因也。金之初叛，蓋復苦遼政之苛暴，爲救死之計，勝敗尚未敢預必。迨累戰皆捷，意乃大輕遼人。然余睹未降以前，苟以稍優越之條件議和，在金人必無不足也。又金初與宋交涉時，亦無利宋土地之念。故攻下遼地，多以歸宋。迨欽宗時第一次啓釁，所求者尚止於河北三鎮。及汴京破，徽、欽爲虜，乃欲得河東、河北，然河南、陝西尚非所欲。故始則以封張邦昌，繼則以封劉豫，終乃欲以歸宋。適會撻懶誅，兀朮執政權，兀朮爲金大臣中極端取侵略主義者。秦檜與撻懶所定和議，遂至不成。然兀朮所求者，亦止於河南、陝西耳。至南方，則一次渡江侵略後，遂宣言不必復取矣。夫金人對於宋、遼，其欲所以如是之儉者，固由其土地觀念之薄弱。其大原因則實由於部落寡弱，得廣土而不能守也。《宋史》最蕪穢，失實語亦最多，宋、遼、金、元四朝交涉之事，知其真相者蓋罕。偶一縱論，不自覺其詞之費也。遼人苟能以和議餌之，而徐圖自強，未必遂無挽回國勢之策也。乃信使往來，徒爭東懷大金等無謂之條件，及冊書之形式，致和議亘五載而不成，敵益得以窺我虛實，爲成師之備。迨耶律余睹降金，內情盡洩，而遼之禍遂不可追矣。元之初起也，亦未必遽有意於滅金，觀其既滅金後，猶欲墟中原之地以爲牧場，則其始全無土地觀念可知。當成吉思汗西征，僅留木華黎經略中原，而木華黎則暮氣不振時，苟能乘此機會，亟定和議，則休養生息，亦未嘗不可徐圖。而亦

使命往還，一無成議。至哀宗時，國已岌岌待亡，猶縱飛虎衛卒，殺元使三十餘人以速禍。此與宋之賈似道言和於外而朝廷不知，其後乃多拘元之使臣，授以興師之口實者，又何異哉？要而言之，務虛名，喪實利，始則不審敵情，妄自尊大，終則稱臣割地，惟所欲爲，則可謂之宋以後之外交也已矣。明之於清，清之於今日東西洋諸國，固亦襲是迹以致敗者也。然則吾國其遂無外交可言乎？曰：惡，是何言！中古以前，吾國之外交固亦免起鵲落，變化不可方物，一如今日之歐洲矣。謂予不信，請觀蘇秦、張儀。

第二章 外交與戰國時代

外交者，列國並立之世，然後有之者也。故必國人先自視爲列國之一，然後有外交之可言。秦、漢以降，吾人久以天朝自居，而鄙列國爲小蠻夷。其自視重，則其所以責人者，常過於其分，而有失國際上平衡之義。如五口通商以前，英人屢遣使求通好於吾，吾人概以朝貢目之，賜之敕諭，卻其所求。此等事無益實際，徒招惡感，最爲無謂。其視人輕，則平時常有藐視他邦之意，而慮患不免於甚疏。一旦與接爲構，實力弗如，乃張皇而莫知所措。甲午之役，吾國朝士多執舊圖，謂日本小於朝鮮，且先存成見，謂惟西洋諸國爲可畏，東洋之國何能爲？輕率開釁，以致於敗。吾國自宋以後，外交之失敗，皆坐此也。然則秦、漢以前，吾國列國並立之時代亦多矣，而子之言外交，必曰戰國。何也？曰是有故：

（一）戰國時代，海宇將統一之時代也。海宇未幾於統一，則列國之競爭不烈，而外交之事，即無甚足觀。夫夏之時曰萬國，商之時曰三千，周初猶有千八百國。而春秋之時，以國名見於經傳者，僅百有四十，猶且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其競爭寧得謂不烈，而子猶曰外交之事，無大足觀者，何也？《傳》不云乎“培塿無松柏”，又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能爲厲也，不亦宜乎。當春秋以前，覆宗絕祀者固多，然皆江、黃、道、柏等小國耳。其國小，則其爲存爲亡，無關大局，不足聳海內之視聽。國人雖力竭聲嘶，號呼求救，而聽者曾充耳不聞也。如紀侯之見逼於齊，頻年奔走，而終無救於亡是已。其國小，則其力薄，其君